

正义与邪恶的**交锋**
宝藏转移过程中的**斗智斗勇**

紫禁城

Zijin Cheng 长篇小说
Baozang

宝藏

史无前例的珍宝大转移 倭寇、江洋大盗、国际盗宝集团、
觊觎垂涎，阴谋、陷阱、追杀、明枪暗箭，爱情、亲情、情欲、纠缠
绕，盗宝、劫宝、护宝、惊心动魄

黄河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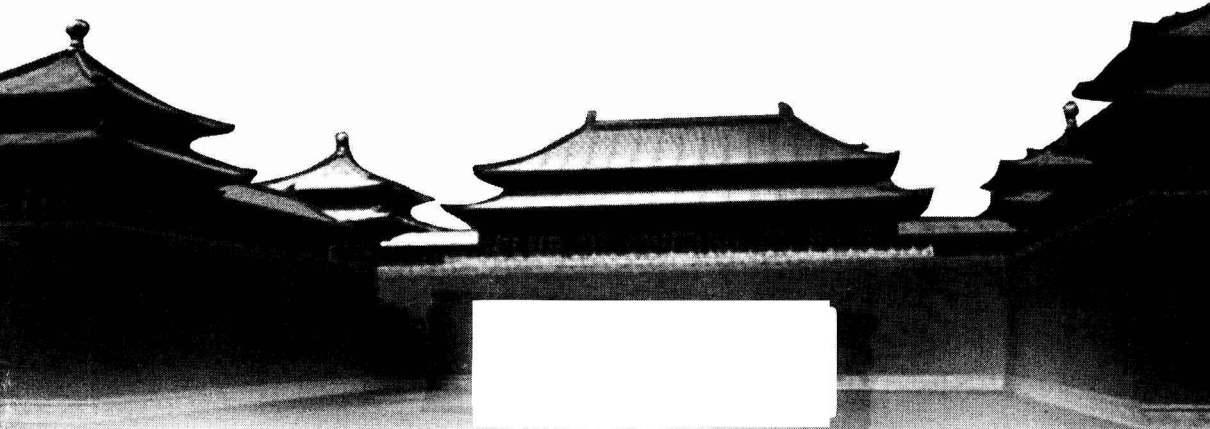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

Zijincheng 长篇小说

Baozang

宝藏

黄河◎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禁城宝藏 / 黄河著. —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1. 4

ISBN 978-7-80170-975-2

I. ①紫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61953 号

出 版 人 周五一
责任编辑 唐运锋
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0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 (010) 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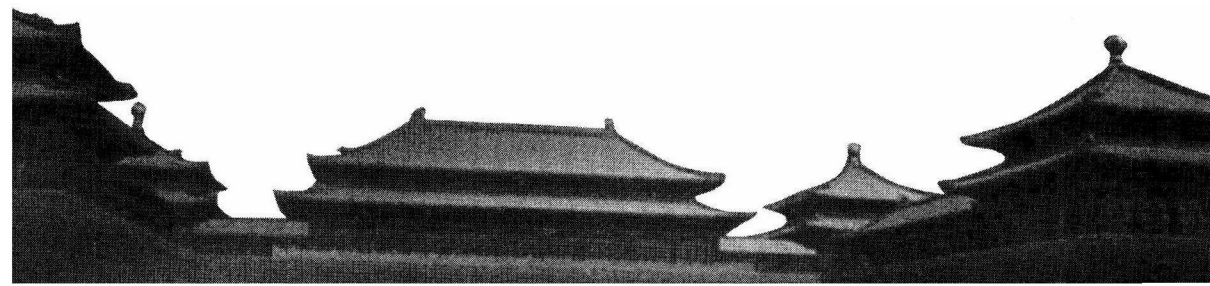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

Zijincheng
Baozang

宝藏

目录

- 一、风云变幻鱼龙杂 千年禁宫现魅影····· 001
- 二、警世人悬宝市政厅 思红颜壮士生去心····· 006
- 三、谋窃宝深藏卧榻侧 假守护插手紫禁城····· 012
- 四、称会社实为虎狼窝 寻寇仇乔装入魔窟····· 017
- 五、假查实庇大贪护大盗 父命如山情急闯情窝····· 021
- 六、逢乱世自有乱中作乐人 爱宝藏终因宝藏丢小命····· 029
- 七、急报仇独闯虎穴 狗咬狗哑吃黄连····· 037
- 八、山雨欲来密谋转移 为觅宝图技穷夷寇····· 043
- 九、狼狽为奸只为中华神物 蛛丝马迹难煞护宝之人····· 047
- 十、风光不再有要员遭虾戏 国弱贼猖狂敌酋谋夺宝····· 051
- 十一、卖艺街头实乃负仇之人 救危扶弱真正侠肝义胆····· 054
- 十二、起疑心鹰犬要拿人 细查访警官寻蛛丝····· 060
- 十三、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大势已去退出舞台····· 065
- 十四、苦寻不见一朝乍然现身 虎穴认亲相见却如陌路····· 069
- 十五、有情有义红姑邀侠士 无节无耻局长和稀泥····· 073
- 十六、生爱慕侠女偏做唄 说家仇义士欲代庖····· 076
- 十七、网罗人才特务设圈套 勉力周旋掌柜淌冷汗····· 081
- 十八、喜相逢旧情新爱 说缘由冰释前嫌····· 085



紫禁城

Zijincheng
Baozang

宝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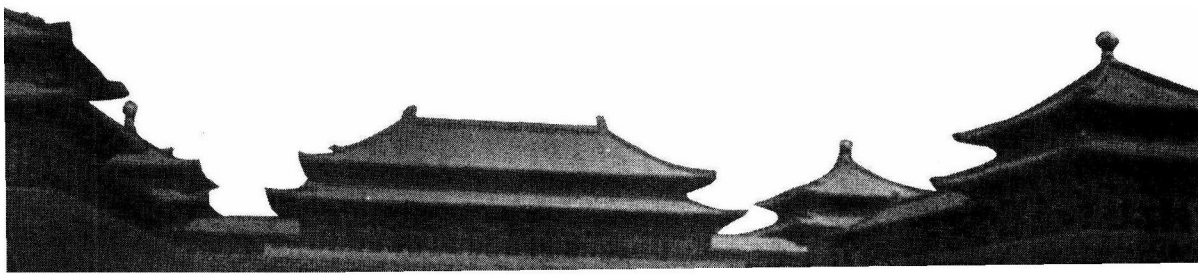
- 十九、说救人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兵压境兵临城下谋退路…………… 093
- 二十、查真相警官闯狼窝 欲变脸贪官夸能耐…………… 098
- 二十一、杀人灭口敌特趁乱逞凶狂 拔刀相助侠士初上八大处………… 103
- 二十二、生爱慕红姑动春心 探风头铁蛋落魔掌…………… 108
- 二十三、读家书归心真似箭 逞凶狂旧恨添新仇…………… 114
- 二十四、儿皇帝也要儿威风 狗特务登门索宝图…………… 121
- 二十五、御外辱壮士从军 觑宝藏敌特猖狂…………… 125
- 二十六、明大义舍家为国 闻消息情牵情人…………… 129
- 二十七、日暮途穷伪帝谋夺宝 旧桃新符局长仍掌局…………… 133
- 二十八、返危城只为国恨家仇 闻佳音不禁喜出望外…………… 137
- 二十九、绿水长流总关儿女情 浓情蜜意却是美人计…………… 140
- 三十、乌云压城密谋划珍宝转移 斗角勾心临大事仍怀私念………… 143
- 三十一、日满争宝害了英雄命 移花接木假手青年郎…………… 146
- 三十二、遇冠仇铁蛋戏青龙 见血书痛洒英雄泪…………… 152
- 三十三、闻风而动狼狈结盟 以柄授人贪官投敌…………… 159
- 三十四、有情无情香山做证 是敌是友难辨假真…………… 163
- 三十五、转移在既敌特要下手 紧锣密鼓败类欲暴动…………… 166
- 三十六、佳人有讯佳人吃醋 阴谋夺宝阴谋凶险…………… 168

紫禁城

Zijincheng
Baozang

宝藏

- 三十七、见疑点双侠结伴探究竟 闻阴谋弱女惊逃送情报····· 172
- 三十八、挺身而出都是英雄儿女 勇挑狼窝捣毁骚乱源头····· 178
- 三十九、查匪巢反被匪绑 怕败露杀人灭口····· 183
- 四十、黑云压城珍宝转移 说查内奸贪官心惊····· 188
- 四十一、见财眼开败类该毙命 贼心不死敌酋变新招····· 192
- 四十二、日酋亲临奴才受宠若惊 国联要来主仆统一口径····· 196
- 四十三、情报局池小王八多 土肥原人丑神通大····· 200
- 四十四、痴狂愚忠枯木朽株也弄潮 蜀中无将花花公子担大任····· 205
- 四十五、仇人相见美人咬碎银牙 正邪会晤侠士识破毒计····· 209
- 四十六、珍宝押运实乃重任 初遇劫匪化险为夷····· 216
- 四十七、计分上中下多为肚皮官司 诱以色相身只想笼络打手····· 220
- 四十八、避世深山难躲是非 威逼利诱只为夺宝····· 224
- 四十九、打翻醋坛子二女皆出走 剖析原与因夺宝变护宝····· 228
- 五十、帝师探庄送情报 保镖摇尾投敌营····· 234
- 五十一、小月出走急煞有情人 妓女无心捅破贼奸计····· 240
- 五十二、声东击西夺宝平津线 险象环生恶斗内外贼····· 245
- 五十三、狭路相逢小月遇险 殊死相搏血战车站····· 250
- 五十四、波诡云谲警官失手 时隐时现神秘故人····· 2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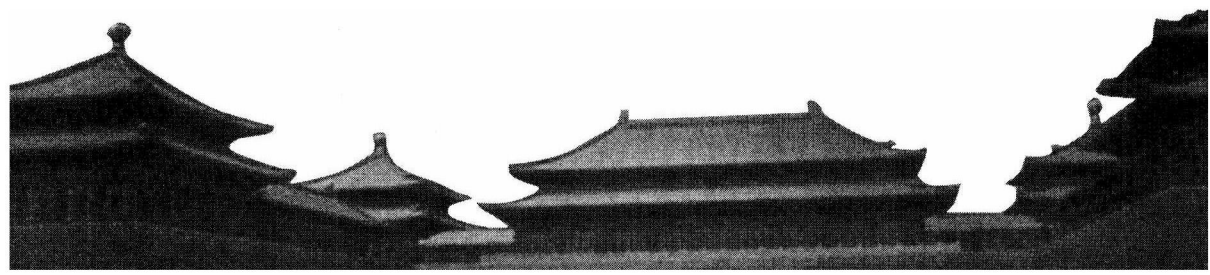


紫禁城

Zijincheng
Baozang

宝藏

- 五十五、贼心不死敌特流氓联手 事态严峻老板面授机宜…………… 262
- 五十六、魑魅魍魉齐聚上海滩 见钱眼开流氓助日酋…………… 267
- 五十七、城隍庙侠士斗贼寇 大饭店夷盗结流氓…………… 275
- 五十八、求同存异欧阳救侠士 走投无路家田勇投江…………… 285
- 五十九、制造骚乱意在珍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…………… 295
- 六十、大混战血溅机场路 大结局英雄赴黄泉…………… 308



一、风云变幻鱼龙杂 千年禁宫现魅影

1924年，金秋，香山红叶满山，风光迷人。若在以往，这正是游人如织之时，可今秋却人迹寥寥，山空林寂。

远处，传来几响零落的枪声。一小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从香山脚下开过，军容整肃，步伐整齐。那是国民军的巡逻队。京城内，阳光照旧徜徉在高高低低鳞次栉比的建筑上，轻俏自在地溜达在大街小巷里，仿佛要努力粉饰出一种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，可它却令人们脸上的惊慌不安秋毫毕现，欲盖弥彰。

这是一个多事之秋。北边，二次直奉战争正打得热闹，数日前，吴佩孚帐下大将冯玉祥突然率部倒戈，班师回京。他们布防巡逻、部岗设卡、占领各要害部门，究竟意欲何为？神仙打仗，凡人遭殃。京城人私下里嘀咕不休，惴惴不安地预感到一场大变故就要发生。

就在满城谣言四起，一日数惊当口，人们预感中的震惊中外的大变故发生了！10月23日，冯玉祥发动了“北京政变”，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，解散了国会，扶持黄郛组成了临时内阁，提出了驱逐溥仪出宫议案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京城内舆论大哗！皇帝轮流作，三年到我家，平头百姓对此惊异多于关心，而一帮前清遗老则痛哭流涕，咒骂不休。

然冯玉祥是骂不倒的。

11月5日，冯玉祥国民军一部登上了景山，架起了大炮，然后，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。艳艳秋阳下，代表临时政府的三位官员率领军警大步闯入神武门，直捣内宫。

储秀宫内，废帝溥仪正同皇后吃着水果聊天消遣。三位官员大步而入，溥仪惊呆，手中水果落地。一官员将临时内阁的公文摆溥仪面前，说明来意。溥仪浑身筛糠，冷汗直冒。

在国民军威逼下，当日午后，溥仪战战兢兢地在临时内阁的公文上签了字，并交出印玺，带了皇后和一帮遗老旧臣在国民军保送下掩面垂泪步出了皇宫。

这是1924年深秋的事。此后，京城王旗变幻，大小军阀和官僚政客对宫中珍藏的大批文物珍宝无不覬覦，国外盗宝集团和绿林豪客、江湖黑帮也无不垂涎。

自此，围绕这批据说是乾隆皇帝当年苦心孤诣搜罗来的奇珍异宝，便上演了无数波诡云谲、刀光剑影的活剧。

1926年的早春二月，春寒料峭，北风呜呜。深夜的北京城，街道上人迹阒无。夜空中滚动着团团乌云，时而将星月吞没，时而又吐出。吞吐隐现之间，将个京城黑压压的城市建筑映衬得怪异诡秘，如同一群乱七八糟趴在地上的怪兽。远处，歌厅青楼里仍有灯光，隐隐有乐声浪笑传来。

一条人影忽如闪电般掠了过来，隐入一个黑漆漆门洞；少顷，复又钻出门洞飞快地向前掠去，没入前方街口。

夜色下禁城里一片漆黑，楼阁殿宇显得阴森可怖。高大威严的神武门，大门紧闭。门外，高墙下巡逻的警备队士兵枪刺闪闪；门内，岗亭里一警察抱了大枪大打呼噜；大殿旁栏杆下一警察倚暗处熟睡如猪，一丝口涎吊下来风儿里一晃一晃、经久不断。

高大的宫墙外，一队巡逻士兵走了过来。

巡逻队走过之后，宫墙下静如死水的护城河里忽然冒出颗人头，一双眼睛机警地左右一瞧，飞快地爬上岸，贴宫墙下掏出黑巾蒙了脸。随后，他挤了两把身上的水，抬头望了望，便壁虎样蹭蹭游上宫墙。到了墙顶，在暗处猫了小会儿，又飞身掠出，脚不惊尘地窜过一溜屋顶，在一处略高的殿顶后隐没了。

养心殿偏院，一间厢房内仍亮着灯光，房内乌烟瘴气，几个警察在喝酒，桌上杯盘狼藉，警察们一个个东倒西歪，衣冠不整，显然已喝了不少，舌头都大了。一个刀疤脸端起杯子冲一个青年警官说：“陆……陆大哥，来，兄弟我……再敬你……你一杯！”

旁边一个胖警察也端着杯子摇摇晃晃站起来：“对，还是陆大哥陆……陆队长够意思！妈的，除了陆大哥，那些当官儿的……哪把咱这些丘八当……当人看？来，陆大哥，咱哥儿几个喝……喝个痛快！”

陆警官摆摆手：“嘿嘿，咱哥儿几个说这话不就显着生分了？呵呵！”端起杯子向几个示意了下，又放桌上。“弟兄们尽管慢慢喝，有啥事儿我兜着。不过，我可得失陪了，这阵儿飞贼闹得厉害，我得去转转，大意不得哟！”

刀疤脸见他要走，端了酒杯嘻皮笑脸上去堵了：“哪能说走就……就走？嘿嘿，老实说，没有大哥兜着，谁……谁他妈敢在这儿喝……酒？今儿个既然开了戒，不喝个……喝个痛快谁他妈也别想脱……脱身！嘿嘿！”

陆警官眉头一皱，随即接过杯子双手捧了，朝几个照了照，一仰脖子干脆脆喝了，说声失陪，扒拉开刀疤脸抽身出门而去。

养心殿东套院，一双穿着马靴的脚不紧不慢走来，脚步声在寂静的深夜里分外刺耳，一个躲门洞暗处打瞌睡的岗哨惊醒了，揉揉眼端起枪：“谁？口令！”

来人：“我。猫头鹰。”

岗哨：“嗨，是陆队长呀，查岗来了？嘿嘿！小弟我才是真格儿的夜猫子呢，连眼皮儿都没敢眨一眨哟！”

陆警官大模大样走过来，威严地喝：“少废话，当心割了你舌头！”跨进套院，四下瞧了瞧，问：“还有个弟兄呢？妈的，准是又躲哪儿睡觉去了！”

一警察持枪从东厢房“无逸斋”廊下暗处跑出来，啪地一个立正：“报告队长，小的可没睡觉，猫那儿呢！”说着，指了指身后幽暗的房廊。

陆警官：“唔，很好！很好！就因飞贼闹得凶，上锋才派我们来加强守护的，可不敢疏忽呵！嗯？”说着，抬手在两个警察肩头拍拍。突然，他手腕一翻揽住两个岗哨的头往一处猛地一碰，复掏出匕首一人补了一刀。接着，他在尸体上擦了擦匕首上血迹，机警地四下瞧瞧，站起身来双手掩嘴朝屋顶学了三声猫叫。一个黑衣蒙面人从屋顶飞落院中。陆警官向蒙面人点点头，下巴朝无逸斋一摆，蒙面人即窜上房廊，扑到无逸斋前，飞快地撕掉门上封条、扭开铁锁钻了进去。

深夜的旧日皇家深宫一派死寂，猫鼠不惊。没了昔日的羽衣霓裳、笙歌烛影，也没了禁军寒森森的刀枪。凉爽的夜风阵阵拂来，恰似一剂怡人然能麻痹中枢神经的催眠剂，将守卫眼皮猛劲往一处合。

突然，一条人影大鸟样落在一处殿顶。又是一个黑衣蒙面人！

这人狸猫样掠过一溜屋顶，来到养心殿大殿顶上，他早伏暗处看见了东套院前发生的一切。

无逸斋内，一束蒙了布的手电光在室内晃动，微弱的光亮掠过室内种种陈设，只见几案柜橱和陈列架上大都空空如也，蒙满灰尘、蛛网，偶有几只不值钱的瓷瓶玩器歪倒在上头。光亮前移，停在堆满诗书卷辐的书架上。蒙面人慌忙上前抽出一把卷辐，照着手电一一打开，匆匆看过扔到一旁。又抱过一堆卷辐一一打开，看过又扔一旁。

室外忽传来一声猫叫，蒙面人赶紧闭了手电，闪门后静听，室外却再无声息。蒙面人又打开手电四下乱照，屋角，几个堆码在一处的包铜大木箱出现在光亮下。蒙面人放下手电，摸出短刀撬开一口木箱，用手电一照，满箱珍宝熠熠生辉。蒙面人眼睛都看直了，呆了呆，慌忙摊开一块黑布飞快地捧起珍宝放布上。

蒙面人提了包袱闪出屋来，陆警官在门洞暗处探出脑袋，二人相对着点点头，蒙面人即提着包袱急窜几步飞上了房顶。

养心殿大殿顶上，猫屋脊后的黑衣蒙面人，双眼紧紧盯着提了包袱飞窜而来的黑影。

东套院内，陆警官踢了踢脚下两具尸首，扬声大叫：“坏啦，来人啦！出事了！”

养心殿前，两个值夜警察抱着大枪倚着殿柱打瞌睡，听到喊叫亦只动了眼皮，复又睡去。

殿顶，提着包袱的蒙面人飞窜而至，伏屋脊后的蒙面人突然站出来将他拦了。

提包袱的蒙面人一怔，右手猛地一扬，拦道的蒙面人闪身伸指一夹，将一把晶明瓦亮的飞刀夹在指间。提包袱的蒙面人拔刀猛劈过来，拦道者一个白鹤展翅落在了他身后。提包袱者无心恋战飞窜而去，拦道者手一扬，夹在指间的飞刀电射而出。

飞刀射中提包袱那蒙面人小腿肚，提包袱者一个趔趄扑倒房顶，包袱扔出数尺远。拦道者一个燕子抄水，从跌倒的蒙面人身上掠过，一把抄起包袱。

下头，殿前的两个当值警察终于让房顶的响动惊醒了，跳殿前空地张望，大呼小叫，将枪栓拉得乱响。

几名警察叫嚷着赶来，朝房顶胡乱开枪，大叫有飞贼。

房顶，受伤跌倒的蒙面人跳起来，飞扑上去抢夺包袱。夺了包袱的蒙面人一拳打出，受伤的蒙面人将身一闪，没提防伤腿一软复又摔倒，骨碌碌滚到了房檐边。

陆警官带着一群衣冠不整的警察赶到殿前，吵吵嚷嚷大叫抓住他！别让飞贼跑了！

殿顶，房檐边受伤的蒙面人挣扎着站了起来。陆警官望了眼夺了包袱飞遁而去的那条人影，眉头一皱，对着房檐边刚立起来的蒙面人抬手就是一枪，蒙面人应声落地。众警察咋唬着一涌而上，陆警官威风八面地喝：“把他给我绑起来！”

一警察拿枪筒捅了捅地上的蒙面人，扭头嚷：“报告队长，死了！这家伙死球了！”

陆警官过去拨开众警察，一把扯下死者脸上黑布，鼻孔上探探，翻了翻眼皮，朝地上狠狠啐了口，骂：“妈的，咋这么不经打？老子明明照他腿上开的枪呀……”

紫禁城后门外景山上，半山腰的怪石林木间埋伏着十来个黑衣蒙面人，个个背插长刀瞪大眼紧盯着禁宫方向。

禁宫里已乱成了一锅粥，枪声、奔跑声、喊叫声不绝于耳。劫了包袱的蒙面人从一处偏殿房顶跃下，姿态优美如同秋鸿落枝。他飞快地掠过一片空地纵上宫墙，正待飞身跳出禁宫，只见宫墙外一群军警正胡乱开着枪叫喊着扑过来，立墙头嘿嘿冷笑两声，提了包袱扭身朝景山方向窜去，宫墙内外军警乱纷纷喊叫着追来。

禁宫后门，蒙面人纵身跃下，三拳两腿打翻几个守门军警，飞快窜往景山。

猫在景山半腰的黑衣蒙面人放过提了包袱如飞跑来的蒙面人，一黑衣壮汉指挥着手下一齐举刀扑向衔尾追来的军警，在山脚处拦了追来的军警狂砍猛劈。劫得包袱的蒙面人似被眼前的事儿惊呆了，立半山小道扭头回望。接着，探手按住了插背上的宝剑柄，似要拔剑返身加入战团，可旋即却提了包袱趁机遁去。

方才指挥众黑衣人拦截追兵那壮汉一旁见了，拔腿追来。

一巨石边，壮汉追上去拦了提包袱的蒙面人去路，把手一伸。提包袱的蒙面人后退两步，将包袱往肩上一挎，摆开格斗架势。壮汉论道：“嗯？你的……”

肩挎包袱的蒙面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方才那闯宫窃宝者是你们一伙的了。对不住，兄弟今天要借这包珍宝派派用场，你要，手上取吧！”

壮汉惊道：“唔，你的，不是……”说着，挥起长刀劈过去。肩挎包袱的蒙面人向后腾开数步，反手拔出柄寒光闪闪古剑接住对方招儿。于是，二人刀来剑往，杀作一团。

狠斗了一阵，使刀的汉子见久战不下，焦躁起来，猛叱一声腾空一刀劈下。使剑汉子就地一滚，险险从刀下滚过，同时举剑反手一撩，剑尖划中使刀汉子小腿，血流如注。使刀汉子落地歪倒的瞬间，抬手连连打出几枚暗器。使剑汉子闪身躲过两枚，用剑拍落两枚，伸出两指一夹，夹住一枚。使剑汉子看了看夹指间的海星形暗器，看了看歪地上的汉子，眼露诧异之色，说声“不陪”，带了包袱飞身而去。

二、警世人悬宝市政厅 思红颜壮士生去心

清晨，北京市政府，楼顶，段祺瑞政府的旗帜在晨风中有气无力地摆动。朝暈未敛的天空，没有阳光的踪迹。

市政大楼前的街道上，车辆、人群熙来攘往。正是上班的时候，市政厅大门口，腋下夹着公文包、穿着白衬衫和老式长衫短褂的工作人员鱼贯而入。

北京警察局，局长办公室里警察局长唐仁和正在接电话：“是……知道了，昨晚……在那边刚闹开当口，下边就报告上来了……是，好的好的，明白，我明白……”

唐仁和放下电话，转身恶狠狠瞪了眼恭恭敬敬立旁边的陆警官，烦躁地扯开衣扣，急促地踱了几步，吼：“奶奶个熊！警察局的脸都丢尽了！老子的脸都让你们这些废物丢尽了！饭桶！统统都是饭桶！”一拍桌子，朝立门边的心腹欧阳远岗吩咐，“抓起来！欧阳，你给我把昨晚在养心殿东套院值班的那帮家伙统统抓起来！”

欧阳远岗：“是！”转身而去。

唐仁和：“回来！”扭头斜了眼木立一旁的陆警官，一咬牙气恼地，“还有他，抓起来！先把他给我抓起来！”

欧阳远岗：“局长，这……”

陆警官慌忙上前扯了唐仁和衣袖：“姐夫，不是我不尽职，实在是……实在是……”唐仁和摔开小舅子，朝欧阳一瞪眼：“愣着干啥？还不把他给我关局子里去！才多大会儿？市府那边都惊动了，一个个都他娘像被窝里着火样往我这打电话，保不准再过一时半会儿，总执政都要来亲自过问督办了呢！奶奶的！禁宫盗案迭起，你们这帮废物守也守不住，破也破不了，让我咋向上头交待？”

陆警官：“姐夫，那飞贼来无影去无踪，实在厉害呀！还有……还有前清那些王公旧臣、太监宫女，他们熟悉宫内地形，了解珍宝存放情况，同列强、绿林大盗勾结起来，实在让人防不胜防呀！”

唐仁和：“住口！你让我拿这些屁话去搪塞市府和总执政？抓起来！”

欧阳远岗走到陆警官面前：“陆兄，那就只好委屈你了。”说罢，抓住陆警官一条胳膊向门口走去。出了门，复凑到陆警官耳边轻声道，“放心，局长这是在保护你呢，作个样子而已！”

陆警官：“欧阳兄，你可得拉兄弟一把，去给我表姐透个信儿。”

欧阳远岗点头：“一定！”

市政厅大楼前，街道上行人明显增多，大楼门口赶着上班的人明显减少。街边，一职员夹着公文包从黄包车上跳下来，小跑着穿过楼前停车场，蹦上大门前石阶。一个身穿月白绸衫的职员从门内匆匆出来，在石阶上撞了夹公文包的一膀子，公文包落地，迟来的职员弯腰拾起，抬头瞪撞他的人。穿月白绸衫的忙向他道歉，他却将目光越过对方头顶，望着大门前敞厅顶惊诧地嚷：“呵，厅檐上那是啥？看，快看，那里吊着个啥包儿！”

进出人等一齐抬头望，只见厅檐边悬下个黑布包袱，包袱上挂着张尺半长纸条，上书几行黑字。都不知闹的啥名堂，惊诧莫名的兴奋，一齐望了乱纷纷嚷嚷不休。

街上行人纷纷驻足，慢慢围上来。人堆里有人念那包袱上字条：监守自盗实猖狂，内外勾结狼与狼；今朝夺赃告天下，来日斩贼慰四方！

众大哗，吵吵嚷嚷，议论纷纷：

“喂，没听说吗？昨夜紫禁城里的珍宝又被盗了！”

“飞贼？又闹飞贼了！”

“不简单吧？没见那纸条上写的啥？那意思够明白的了，守护禁宫的那帮子中，有人内外勾结，监守自盗呢！”

“唉，国难妖魔多哟！”

围观者越来越多。市政厅一门卫爬上敞厅顶要取下那悬厅檐上的包袱，被愤怒的人群喝住，破鞋烂袜瓜果石子从人群中纷纷飞向厅顶那门卫，门卫遮挡着仓惶退下。一记者变换着角度咔嚓咔嚓照相。

一辆小轿车驰到市政厅前岔道口，车头一掉，迟迟疑疑驶入市政厅前停车场。车门开处，市长韩一夫钻了出来，立即被人群包围。

群众乱挤乱拥，嚷嚷着要市长谈谈昨夜盗案，要市长解释监守自盗所指为谁。两名记者拨开人群，挤到韩一夫跟前。一瘦且高戴眼镜的记者，一手捏本一手握笔盯着韩一夫问：“请问市长，昨夜禁宫盗案损失有多少？昨晚禁宫方向枪声大作，警盗两方可有伤亡？政府和警方对此又将采取何种对策？”

手举相机的记者：“韩市长，禁宫外有警备司令部军士巡逻警戒，内有警察局大队警察驻守，可谓防范森严，而盗案连连，今又出此奇案，实令人疑窦丛生，请市长就此……”

韩一夫抬起一只手，打断记者的提问道：“盗案自然归警局管，你们为何不去问警局？”道罢，抽身便走，在工作人员和赶来的市府警卫护卫下挤向石阶。

眼镜记者不肯罢休，追着直嚷嚷：“市长留步！市长留步！请问‘监守自盗’所指何为？禁宫盗案连连，据说所失珍宝为数惊人，价值更是无法估算，为何不见警方和市府有何举措？为何有人将赃物悬于市政府大门而不挂在警局或警备司令部门前？莫非与市府某人有关？”

正在此时，警笛声鬼啸而至。两辆站满身着黑色制服、荷枪实弹警察的卡车

飞驰而来。卡车在市政厅前大街“吱儿”一声刹住，大群警察饿狼样扑向市政厅前人群，轰赶人群。枪托、警棍乱雨般落在人堆里，人群大乱。

韩一夫在石级顶站下来，喝止警察：“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不许伤害市民！”

警察停止轰赶。一警官跑向韩一夫，为难地：“韩市长，你看这……”

韩一夫不睬他，示意市府警卫取下厅檐上包袱，朝人群扬扬手高声道：“诸位，诸位市民同胞，都回去吧！忙自己的正事儿去吧！禁城珍宝失窃，军警两方和鄙人各有防范不严、治理不善之责。然恰逢这乱世初治之时，有几个小毛贼亦不足为怪！至于贼人将赃物悬于市府大门，当是贼人匪党玩的小把戏而已，乃为乱我人心，乱我秩序之诡计，诸位不可受其蛊惑！本市长将立即敦促警方全力侦破此案！案破之时，即是水落石出之日，不惟诸位心中疑惑迎刃而解，匪党贼人的诡计亦不攻自破！更多的，恕本人不便在此多说了！”道罢，转身就要进门。

此时，那市府警卫已爬上门厅，正探手抓住系包袱的绳子。突然寒光一闪，人群中飞出一把匕首，割断了绳索！包袱从韩一夫肩后落下，掉石级上散开，珍宝撒得满地都是。

韩一夫一惊，回头看着满地珍宝惊异异常。

一警察站石级上向匕首飞来的人堆处一指，大叫：“抓住他！是他放的匕首！他就是飞贼！”

人堆里，一个黄包车夫打扮，头上斜扣一顶黑黢黢小草帽遮住半边脸的汉子，闻声扭头朝人堆外挤。几个警察嚷嚷着拨开涌上来的人群挤过去，但更多的人又涌了上来。领头的警官跺脚骂娘，拔出手枪朝天开火，人群炸窝，鬼哭狼号乱纷纷逃散。一群警察远远咬着放匕首那汉子屁股追上去。

印刷厂内，印刷机忙碌着，工人们忙碌着，一张张飘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从机头上吐出来。

报纸上醒目的大黑体字标题：禁城珍宝有惊无险 义侠悬赃市府大门 京城街头。熙熙攘攘的行人，鳞次栉比的商号酒馆，五花八门的杂货摊儿。一报童游鱼般从人缝里钻出来：“咳！看看报报！大盗夜闯紫禁城，警匪枪战景山脚呀！咳！看看报报，特大新闻啦！”

一行人叫住报童，掏钱买报。一群人围上来，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。

街边人行道上，一头戴瓜皮帽，鼻梁金丝眼镜的白须老者捧了报纸边走边摇头晃脑念。街上，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边走边对着报纸指指点点地议论。瘦长条儿学生：“这回总算揭穿了，那帮祸国殃民的家伙不知发了多少国难财！”

面孔黑黑的学生：“揭穿啥？哼，没见市长咋说的？‘几个小毛贼玩的把戏而已’！到头顶天抓两个替死鬼平息舆论了事！”

街边，白须老者忽放悲声：“作孽呀作孽呀！乾隆爷在天之灵如若有所知，亦当痛心而涕泣呀……”

一身穿青色薄绸对襟短衫，颧骨高高，天堂饱满的青年男子从后面摇过来，

在老者身后站住脚，往老者手上的报纸上探了眼，陪着笑搭话道：“这世道……唉，真是越来越不成样子了！喂，老爷子，听说那贼竟然大白天也敢在市府前亮相儿呢，此人真是了得呵！”

老者推推鼻梁上眼镜，回头翻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听口音小哥你是外地来的吧？我看小哥倒象个本份人，奉劝一句，这种事儿你可别跟着人家瞎嚷嚷，像你这样的精壮男子，又非京城人，千万别让侦缉队当飞贼拿了去呵！”

青年诺诺连声哈腰称谢，却又嘿嘿道：“老爷子点拨得是，点拨得是，小辈只是好奇而已。小辈寻思，那闹禁宫而后又悬宝市府大门者，可不该与一般毛贼一概而论，哪个贼人不爱财？这人却将珍宝高高挂在市府大门之上，咱背地骂他是贼，不是有失公平吗？”

老者慢慢挪着步儿，扭头望着青年微微点头，嘴上却道：“小哥，这种话儿可千万别再信口乱说，大街上人多耳杂呵！理儿是理儿，事儿是事儿。你不知道，为抓那飞贼，而今京城的局子、保安队、侦缉队全都抓红了眼！小心祸从口出呵！”

对老者好心的告诫，青年全不当回事儿，挨着老者慢慢走着咧嘴嘿嘿一笑，爽朗地道：“全城的军警暗探一齐忙乎，竟然抓不住一个毛贼，这贼不就成了神了？呵呵！我马家田最佩服这种有本事的侠义之士，若是有缘结识，乃马某生平幸事，纵是让军警暗探错将李鬼当李逵捉了去又有何憾！晚辈寻思，那义士在市府前飞刀射落珍宝袋儿，亮了像，定有人知道点儿他的来龙去脉，所谓雁过留声……”

谁知老者听他这一说，当即退开两步，狐疑地重又将他上下打量了番，说声“怨老夫不陪”，摇摇手中报纸，躬背摇头转身管自去了。

马家田兀立当场，望着老者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后，方叹口气地朝前方街口走去。

街口，茂源钱庄的黑漆金字招牌在阳光下十分惹眼。马家田在钱庄门口放慢脚步，左右扫了几眼，大步而入。

钱庄后院，天开四合，雕窗花栏，中间天井里小小莲池、玲珑假山、几株花草、一棵梭罗树，构成小小景致，给满是铜臭的钱庄带来丝儿清雅之气。马家田穿堂过屋直奔后院，刚踏上天井边回廊，南厢房内就迎出个五十开外的瘦削男人来，他就是茂源钱庄掌柜的龚长寿。

龚长寿捋着下巴上的胡须笑道：“呵呵，大侄子，我没说错吧？打听也是白打听，要不，咋称京城人是‘京油子’？呵呵！”

青年上前施了一礼，唤了声龚伯伯。老板娘同了两个下人也一齐迎出来，青年又施一礼，唤了声姑母。姑母慌慌地叨咕：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外头瞎闯啥？也不怕姑母担心！”

几个说着话儿，进屋坐了。青年尴尬地笑笑，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。龚长寿笑笑说：“人家准是把你当暗探了，这年头谁不怕沾惹是非呀！”

青年眉头一皱说：“这事儿实在蹊跷，不弄个明白，家田难以心甘啦！”

龚长寿道：“是呵，是有点儿蹊跷！内有内应，外有外应，那帮黑衣人竟敢同

军警开火，且转眼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实在是蹊跷呵！”说到这儿，倾过身子凑到马家田耳边轻声道，“可贤侄你将人家费尽心机盗来的珍宝半道截下，高悬于市府大门外，在人家眼里不是更蹊跷吗？呵呵！”

马家田也将头凑过去轻声说：“既让小侄碰上，不能不管，跟踪而去，没想竟进了禁城，结果闯下这桩事儿，给伯伯添乱了，惭愧！惭愧！”

“啥惭愧不惭愧的？”龚长寿正色道。“这倒令我想起了你爹当年的英雄气概！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啦！哈哈！”

姑母不知他二人嘀咕了些啥，瞅老头子越说越欢喜的样儿，就问：“你叔侄俩说啥好话儿？瞧你们一老一小乐得，咋不说出来让我们也开开心！”

“说啥？还不是大侄子的婚事儿，”龚长寿掩饰道。“方才在大街上他差点儿没把人家姑娘当作他的未婚妻关小月，我取笑他急着要进洞房呢，哈哈！”

经龚长寿这么一说，马家田脸上真就有些儿烧乎乎的了。姑母也顺势打趣了几句，之后却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也不知小月姑娘到底流落何方了，这些年，天下大乱，你二伯一直在四处打听，可就是没半点儿踪影……家田啦，听姑母一句，那市府前飞刀射落珍宝袋的人，你还是别找的好。且不说眼下风声正紧，这京城里藏龙卧虎，三教九流哪条道儿上的都有，谁知他是正是邪？莫要惹火上身才好！依姑母意思，还是抓紧打探你小月妹的下落，早早把她找到，早早接回你盖县家里，洞房花烛，了却你爹悬望是正经！”

马家田躬身称是，老爹饱经风霜郁郁寡欢的面影在脑海里一闪而过。

是呵，转眼背井离乡从东北盖县老家来京已是月余，家里可好？老爹可好？自从娘过世后爹爹就愈发地郁郁寡欢，身子骨似乎也大不如前了。

那天，他正在后花园练功，老爹把他叫去，拿出一柄剑、一封信，让他来京城找龚、关两位伯伯。“东北这地方是日本人天下，窝这盖县乡下哪能出息？要谋出身，还是到京城去吧。听说关内革命党已成气候，冯玉祥将溥仪帝都逼出了宫，看来这天下大势是革命党昌盛，王道衰微了呢！唉，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呵……”爹摇头叹道。“听说你关伯伯一家似已不在京城，不知是遁世避祸还是遭了啥变故。”爹接着说，神情很是黯然。“你到京后可先去找龚伯伯，有他帮忙，只要你关伯伯还活着，早晚总能找到他。若你此去能寻到你关伯伯和小月妹，人家也还认这段姻缘，你就同小月先回盖县把婚事办了；若寻不到或是人家嫌三推四，你就跟在你龚伯伯身边，我已在信中拜托他了，让他好歹替你在京城寻个事儿，闹个出身。家田啦，你已不小，终不能随老父在这乡野蓬蒿糊里糊涂了此一生。现虽恰逢乱世，却正是男儿报效国家、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。此一去海阔天空，你当好自为之，无须牵挂我这把老骨头，有朝一日你若能衣锦还乡，作爹的也就含笑九泉了！”说到这里，爹爹起身抓起古剑，拔剑在手用手指头弹了弹，接着说，“这把宝剑是你爷爷传下来的，跟随你爹走南闯北几十年，从没负过咱。虽说如今时兴洋枪了，但对咱习武之人来说，还是它才是最体己的家伙。况当年离京，你不过七八岁，转眼十几年，你龚伯伯、关伯伯如何